“得人”与“得心”

咸阳师专 高时阔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虽然诡才多疑，然而有时爱起才来也真是爱得要命。比如，他想得到刘备的谋士徐庶，竟不择手段地将徐庶之母“取来”作人质。后来徐庶虽被骗进了曹营，却始终“一言不发”，曹操一直没能从徐庶嘴里得到“一谋”。这是因为曹操虽得其人而未能得其心。

自古以来要想得到一二能人贤士并不太难，但要真正取得他们的信赖，使他们心情愉快地尽其能、展其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如今，有些单位的领导用人十分“霸道”。科技人员在他们的统治下，如置身“冰窖”，得不到温暖和信任，更不要说施展才能了。致使那里人心思“暖”，人心思走。不过这些领导又有“高招”：不放！对有“外心”的人，宁肯闲着也不放。

笔者所在的学校日前接收一名工厂来的自费（停薪留职）进修生。入学前竟被厂领导逼着签订了一份“合同”：学习期满回厂，必须工作十年以上才能提出调动。厂方为了郑重其事，还到县公证处办了公证。这下可把你“霸”住了。然而，“霸”得住人“霸”不住心也是枉然。如果这家工厂不从根本上改善科技人员的境遇，即使再留人家十年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曹操其人有时糊涂，有时聪明。比较起来，他在对待关羽的去留问题上，做得还是明智的。眼见关羽归汉意切，其志难移，得其人而得不到他的心，倒不如落个人情，赠袍赠马，让关羽一走了之。日后曹操败走华容小道，终获关羽“义释”，也算是“善有善报”了。而今，各业人才并非私有，让有本事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为四化建设贡献才智，则是于国、于民、于人、于己善莫大焉，绝非昔日曹公放关羽归汉可比，我们的领导者何乐而不为呢！

榜上有名他偷看（散文）

天津 洪双烨 山河

李师傅来这个厂已二十多年了，在厂里看大门。他趁着天黑，提着篮子闪进新上任的房管科科长的家中。

张科长面对着这位满头白发，胸佩厂徽，看来饱经风霜的老职工，没等李师傅开口，他就说：“你是咱厂的职工吧，想要房子。”说着，就递过去一只烟。

李师傅暗暗心喜，张科长给他点着烟；自己也抽着烟，缓慢地说：“咱们还不大熟悉，你贵姓？”

李师傅忙站起来，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桌上，哈着腰说：“我姓李，叫李贵，在门房……”

没等李师傅说完话，张科长就插嘴说：“李师傅，恕我直言，你这样可不行啊！咱们有问题说问题嘛。应该解决的，一定解决。”张科长把桌上的礼物原样又装进篮子里去。

“这……这……。”李师傅慌忙阻拦，双手捂着篮子。

“我不是说了吗？这样不行！时间也不早啦，我还有点事要办，不留你啦。”

张科长提着篮子，扶着李师傅下了楼，送到楼外临别时郑重地说：“李师傅，分房有条件，当分则分，不当分可分不了啊！整党后新建的领导班子一定把这次分房做得公平、合理，符合政策，请你放心。”

李师傅说：“我实有困难，老少三代住在一间房里，难啊，等房都四五年啦，眼看儿女都大了，这……这……”

张科长说：“这到厂里再谈吧，科里有你填的一张要房申请，我前天刚看到，那是四年前填的吧。”

李师傅点了点头。他提着篮子回家，感到比来时重多了。到家谈起这事，家里人万分失望，都说他人太老实，没本领，这次分房又无希望了。

两天后，李师傅还在班上；家中，他老伴正给卧床的老人熬药，张科长带着两位同事来到他家。

一个月后，分房名单公布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看榜，只有李师傅闷闷不乐。别人告诉他榜上有名，他半信半疑。等下班后，职工都离厂了，他一个人怀着好奇心走到榜前。

万古长青 翟荣强

李贵的大名赫然列在第一名。他擦了擦眼睛细细看着，确是自己的名字。他没有说话，两行老泪滴在衣襟上……

新星，从南国升起

——访青年歌唱家董岱

本报记者 田永祯

歌坛上的一颗新星，正从南国升起。她的名字顿时风靡了广州、深圳和香港，报刊电台也竞相报道和评介。有的说，她的歌音色甜美、轻松自如；有的说，她的歌声情并茂，缠绵柔美。而权威们则说，她的歌清丽纯厚，在当今歌坛上独具一格。

这颗新星，就是中国唱片社广东分社的青年歌唱家董岱。初春的一个晚上，我有幸在古城西安采访了她。

在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和“董岱！董岱！”的欢呼声中，她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下舞台，来到演员休息室。舞台监督李颖介绍之后，她热情、天真地与我握了握手。

“她是著名演员董行佶的女儿。”李颖补充说。

哦，原来是这样。她的父亲，我是熟识的。六十年代我在北京求学时，董行佶曾几次给诗社作过关于诗朗诵的辅导。时间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谈及父亲，她那双灵秀聪慧的大眼睛却有些潮湿了。她用深沉的语调说：“他虽有才华，却很不得志。在拍完电影《廖仲凯》，得到社会公认之后，竟郁郁离开了人间。”

稍停一会，这位二十六岁的歌星深情地说，“我今天之所以能唱几支受观众欢迎的歌，与父母的熏陶和教养是分不开的。”她说，早在她幼年时期，妈妈就教她唱歌，使她爱上了这一行。此后大一些，父母要求她从琴、棋、书、画和诗、歌、舞诸方面打基础，走上了全面发展的坚实道路。

“你这个北京人，怎么到了广州？”我问。

“我原在基建兵文工团搞创作、写歌词。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到了广州。”董岱回忆说。一九八三年春节，她随《西游记》摄制组到花城，抽空看望了父母的朋友——东方宾馆的经理。这位经理知道她爱唱歌，便请她唱几支曲子，想不到歌未唱完，在座的人无不称好。经理当即决定给她办借调手续。在这儿，她唱起了《血疑》的主题歌，歌声柔扬跌宕，赏心悦耳，人们都将她误为山口百惠……

“你的艺术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我又问。

“谈不上风格。”她低着头羞涩地说，“我父亲说过，风格、特点的产生，在于对本质的不同理解。演出前，我总要认真领会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同时与自己的生活阅历挂钩，甚至对每一个眼神都要精心构思，这样才能在歌声中流露出真情。”

接着，她微笑着说，“我比较注重歌曲的艺术性，我认为，愈是通俗性的，就愈要注意艺术性。我不赞成赚钱的观点，而是要对观众负责。

采访即将结束时，我又问及她的家庭情况。她的母亲陈国荣，建国初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曾经演过许多好戏，至今还活跃在首都的舞台上。她的妹妹公费留学美国，而今正在大洋彼岸深造。

十点了，我们握别后，她和演员们踏上一辆专车，向灯火阑珊处奔驰而去……

陕南渔鼓

关润娟

《陕南渔鼓》流行于汉水两岸，秦巴山区。据陕南不少县志记载，《陕南渔鼓》始于宋代，源于古刹道士劝善之乐。《陕南渔鼓》的传统表演，是一人手执尖板，怀抱渔鼓筒，右手扣鼓，左手击节，边走边唱。艺人常出现于茶楼酒肆、山乡农舍，萍踪无定，四处飘零。《陕南渔鼓》曲调优美，自然，具有抒情幽雅的陕南乡土气息。由于旧社会的肆意摧残，解放前夕，这个曲种已趋湮没。建国以后，各地文化部门大力支持，才得以恢复和发展。1976年，经汉中地区艺术馆加工辅导，增加了板胡、三弦、二胡、梆子、碰铃、小钹等伴奏乐器。演出形式为座唱，表演者数人，均怀抱渔鼓筒，边唱边扣鼓。或由一、二人主唱，众人帮腔，每人各操一件乐器进行伴奏。

《陕南渔鼓》的传统曲目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和爱情故事，如《斩韩信》、《五台会兄》、《度林关》、《占花魁》、《玉蜻蜓》等。近年来也创作了不少新曲目，其中歌颂张志新的故事——《悲歌一曲伴雷鸣》，获陕西省一九七九年文艺会演一等奖。

艺坛花开又一枝

——喜看秦腔《密建游宫》

新杉

红梅绚灿映春晖，古城艺坛绽新蕾。正值欢度新春之际，在戏剧舞台上，西安市五一剧团新排的秦腔历史故事剧《密建游宫》上演了。这使异彩纷呈的古城戏剧舞台上，增添了一枝艳丽妩媚的秀葩。

该剧取材于战国时期楚平王父纳子媳的故事，生发开去，演绎成一出动人的悲剧。战国时诸侯争霸，秦王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临潼摆下斗宝大会，结果被楚将伍员识破，以其智勇和谋略，挫败了秦国的阴谋，为楚王赢得了声誉。为了平息干戈，永结邦好，他又从中作媒，为楚国太子密建聘下秦王之妹昊香公主。荒淫无道的楚平王闻听昊香姿色绝伦，产生邪念，奸臣费无极心怀叵测，为了迎合楚平王，暗订下李代桃僵之计，于迎亲途中，将公主与陪嫁给楚王的侍女马昭仪所乘之金银轿进行了掉换，佯称强盗抢劫，密将公主抬进章华宫，又威逼马昭仪冒充昊香公主嫁于太子，铸成千古耻案。三年后，密建游宫，二人相会，昊香才将一腔怒愤诉于太子，愚忠蠢孝的密建如梦初醒，怀愤！殿面君，楚平王震怒，要将太子斩首，幸被奋扬将军救出，刺死奸臣费无极，欲救昊香出宫潜逃。怎奈昊香已被打入冷宫，剜去了双目。为了免使黎民再遭兵火之灾，她忍辱负刑。当她得知密建已经觉醒，与父王决裂，决心重振朝纲、除佞安邦时，不忍拖累太子，遂拔剑自刎。全剧情节跌宕有致，人物个性鲜明，以情动人，富有浓烈的诗意美。

著名秦腔演员李爱琴所扮演的密建，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所创造的这一人物，既不同于《悔路》中的周仁，亦不同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个性格迥然各异的文武小生。她以潇洒的风度，体现了具有太子殿下的荣贵特殊身分。她以慷慨陈词抒发安国兴邦的抱负，又以优柔寡断的做功来体现人物精神境界中的愚忠和封建礼教熏陶下所产生的麻木不仁。当密建得知其父王丑行，夺去自己终朝思慕的爱妻时，她充分发挥了自己唱腔上的特长，使人听来哀怒悲凄，清然泪下。其它如周凌云塑造的昊香，郭秀凤塑造的马昭仪，李买刚塑造的楚平王，王同利塑造的费无极等，这些人物群象，都为这出戏增添了光彩。

《密建游宫》演出获得广大观众的好评，绝非偶然。五一剧团承包经营演出队在李爱琴同志领导下，已经在文艺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经历了两年的风雨磨炼，闯出了一条新路，在艺术造诣上亦日趋成熟起来。我们预祝他们在新的征途上，为繁荣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编演出更多的好戏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新春伊始，书法家李子青先生赠我一条幅，上书文天祥的这两句诗，笔酣墨饱，龙蛇飞动。我不由得想起作诗和做人。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敌人俘虏后，身陷囹圄，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这两句诗决非一般的舞文弄墨之作，而是渗透了诗人的血泪真情：人生总有一死，要让自己的耿耿丹心光照史册！在这里，诗格和人格高度统一，令人肃然起敬。可见，要想写诗，先学做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祺 星）